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五

序

送葉君一之被 召序



今制凡望郡推官及壯邑知縣闕咸於進士授京朝
官外銓補比滿三年考績最則又奏徵補內臺御史
闕蓋治道莫重於理刑亦莫重於牧民而推官理一
郡之刑知縣牧一邑之民必於進士補所以重民也
若御史者紀綱之司內而在朝肅百僚貞百度外而
出按藩臬諸司發奸摘伏激濁揚清其責任尤非輕
而以推官知縣補則又非但重其官而亦所以重御

史之職欲歷法家及民情之事於未用之先也若此者非操存之正則執守或有未固非諳練之深則意見或有所偏此固 國家用人之良法亦前代試理人之意也臨海葉君一之以進士任吾重慶推官既莅郡其持心則務平恕而不欲以深文巧詆求名其臨事則務精審而不欲以獨見私智流毒其律身則又嚴而思治已以治人者故在任踰三年每見稱職辦若錢穀之稽覈訟獄之平斷有難理者上官必歸之而恒䟽舉旌異以風厲群有司今年既考績遂被召將有內臺之陟濱行郡守饒侯文中輩以僚案之

誼屬余言送之昔蘇子容爲南京推官歐陽公一以府政委之後居館職錢宣靖爲同州推官雪寃獄數人後仕至樞密副使古之名賢以推官致大用其操存固如此今一之始發軔佐郡而其聲績之藹蔚乃若是焉殆將大受遠到者茲行特其登進之漸耳惟自是而往益勵所存不少懈則名位之來蓋有迫逐於其間者如健者之升梯舉足益高其升豈容已乎一之世家臨海春先大父嘗遊宦焉今日之贈別非但郡人攀轅之情也故驪駒之談非所以瀆告云

東萊郭氏家譜序

家有譜猶國有史所以奠世繫辨昭穆不可闕者也
古者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故自王侯公族受姓名氏
以來其世繫無弗詳者厥後雖丁叔季姓氏混淆然
距古未遠士大夫猶能明其祖之所自出未有遙遙
華胄之譏洎魏晉復立九品中正之制上之選舉以
此分流品下之婚姻以此別門第而於譜牒之學無
弗講焉故有郡姓有右姓而名宗巨室禮義足以齊
其家好尚足以率其俗蔚爲時之輕重則譜牒於世
教豈小補哉吾蜀憲副東萊郭氏魯瞻慨然於斯而
又恐失於誣乃斷自所可知者以輯光處士由泗州

遷東萊爲始祖倣歐文忠蘇文忠例輯爲家譜間又
推廣譜意增類十有九析爲內外集總十二卷示余
屬序諸首余得披閱則見君之用心一何勤且厚也
蓋觀內集如世繫圖則本大宗小宗之義而其書法
又於尊卑踈戚支分派別秩然有等無或昭穆不明
者觀世狀則其先世隱德宦業無弗備至於姓顯地
望則先賢往哲亦無遺蓋又足以垂勸戒焉及觀外
集則所以昭 國典著慶澤以垂範來裔者尤備其
他類例雖不一要在於明倫睦族尊祖敬宗誠足以
興孝弟之心崇仁讓之教於無窮也於戲君之用心

一何勤且厚哉惟郭之姓出於號叔自漢唐而後代有聞人如論循良則若細侯喬卿論隱逸則若林宗文舉論勲業則若元振子儀照曜史冊於今爲烈若魯瞻先世積累固非今日矣自輯光處士居東萊日嚮盛則其蓄德以食報有可徵者爲郭氏子孫觀於此譜尚體魯瞻之心熟玩而深省之非但知其祖之所自出近而先烈之貽有所率法遠而名賢之徃知所企慕而以忠孝植其本詩書達其用則郭氏之東萊不翅爲一方之望而於魯瞻著譜之意庶不負哉魯瞻以進士令兩縣篤於愛民至今人猶頌之故陟御史歷今官焯著聲績斯譜也其風化有足尚者遂不辭而書之

重刊劉涇溪批點杜少陵詩序

詩之作固不易也而知詩之旨亦不易也夫詩言志志存於心而發諸言詩則言之精者性情之邪正於是乎見之則詩之作豈易哉而讀之者世異時殊非親其人也非接其事也而玩其言於吟咏諷誦之間不獨有以得其志而其句之切要字之輕重皆有以得之如親炙其人而上下其議論焉是亦豈易乎詩自三百篇後漢魏以來代有作者雖其體制不同要

各以所長名家而於唐稱大家則獨以杜少陵爲宗故有以爲詩史者有以爲集大成者世之賢哲咸爲之選註集註補註皆所以發明其旨趣也若須溪劉辰翁則又即其集註重加櫟括而於其句之切要字之輕重從而批點且撮其大旨附註於下於是讀少陵之詩者無不得其歸趣而有志於學詩者亦可得其槩獲於其間矣惜罕梓行好尚者劬於手錄近忠州黎僉憲廷表在河南曾刻爲增以趙子常批評五言詩虞文靖註解七言律尤詳備蜀藩少叅增城盧公朝言恒閱而愛慕謂不可不廣其傳也乃諉重慶

守金齒馬君質夫同知荆門程君天質鉞梓既成屬余弁於首於戲少陵之詩其集不一海內固家傳人誦矣而是集尤爲學詩者之指南遂不辭而書之且以見公崇文教以風厲一方多有出於旬宣之餘者若此乃其一端也

送二守程君天質朝 觀序

國朝甲令在外藩臬諸司每三年各率屬郡邑守令朝覲京師即古之述職也至則 詔吏部都察院嚴考覈凡藩臬諸司以下官其履行治績有賢否具疏請黜陟亦古之有慶有讓也明年春正月適維其時

而郡守饒侯文中以當道者疏留於是二守荆門程君天質代行將就道侯偕僚友屬余言叙行李惟朝覲黜陟之典昉自虞周由漢而來恒因之蓋屢省乃成治功之立固有不易者顧人才之賢否雖隨世不同而振作之機恒在乎人即所謂黜陟之典也但知人雖堯舜猶難之故范太史欲擇十使十使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論者以爲得其要故至於今師其意不能違今之按治憲臣所以察藩臬及諸司官者然皆自下而上酌諸輿論以爲等差藩臬所以察郡邑而郡文察於邑無非欲公黜陟

以振作乎人也然則君茲行蓋攝守之任闔郡自州而邑其官之賢否借侯甄別當有素矣惟人之賢有利於民者而或以敦朴不外見爲所疵有病於民者而或以巧飾可喜爲所取則賢否能無所混乎人之才行固難以一律要以資於治者爲先若此者君必有所繫於中矣先儒以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君出賢科自莅郡將六年律已嚴而不流於同臨事明而不過於察蓋在堂上者於堂下人之賢否非但如衡鑑則昭一時之人才以裨銓衡之黜陟以資聖主振作之機以致平明之治其不在茲乎余不佞

竊於君有厚望也

思庵野錄序

道學之名古無有也蓋自濂洛諸儒得不傳之緒於遺經而筆之於書以詔後世故士之志於道德者無不宗之而亦各以所得之淺深脩於身行於家達於國以自見於世三綱賴之而不晦九疇賴之而不斲而乃以道學名之史家遂有道學傳其於世教固非小補也自是時君世主以是育材學士大夫以是效用未能有舍之而不由者顧其間隨所至而末流不同則迷途之惑鮮能領解決擇耳豈道學之使然哉

余頃家居偶得渭南薛思庵野錄觀之則見其格物窮理恒置心焉而於經書或應接有所自得者間亦附見至於養心之論則若數數焉不置蓋心者萬化之原士之所以自立於世者恒於此出未有心不得其養而能異於夫人者即其所錄是豈入耳出口於諸儒之論者乎繼視其所履則初舉於大學以名行著稱士多從之遊久之受命知應州仕終金華同知其爲政務惇教化而一本於愛民澤物之心故在任人咸敬仰至爲立生祠迄今猶思之不衰其所自立如此是錄也門人渾源郭璽所輯其孫祖學舉進

東川集卷之五
士知內江縣恐久而湮沒無聞乃入於梓屬余序之於乎觀於此者其亦因其所志而上溯濂洛之源庶有所得以不墜於流俗哉思庵諱敬之顯思其字而其孫祖學內江之政亦克繩其祖武云

壽王太安人何氏詩序

南克太安人何氏雷州太守伯存之母也春秋七十有一矣歲之陽月季五日適初度之辰伯存方守官以治行著稱不獲歸覲仲子秉恭受藩府紀善需次於家季秉儉育德邑膠掇科登仕駸駸有期乃於是日率諸孫舉觴稱壽縉紳之士聞而欣翹各賦詩

歌以致祝頌之意秉儉嘉諸公之愛親無已也爰繪爲圖各書於其間空其上方屬余序之夫壽者五福之一也人壽以百歲爲期而百二十歲爲上壽登上壽者歷古以往恒少而踰中壽則多有之然未有不以德者故五福必曰攸好德非無以也如太安人聞之鄉評性沉默寡言歸於東岡奉舅姑親執盥饋率以爲常事東岡敬而有禮克助於內不以家事經其心故東岡遂以行業遊太學爲名士比伯存育於庠序所以教識之者不以愛弛致顯庸於時獲被封太安人人曰是母是子信不誣也夫女德莫先於

生賢以資世亦莫先於相賢以起家則太安人之獲
壽考以享祿養者豈適然哉惟伯存雖以官守暫違
而旦夕承顏則有如秉恭秉儉者日侍左右諸孫含
飴膝下太安人之心其愉怡悅懌心廣神怡可知自
是而越中壽躋上壽以復蒙 加封有可俟者則諸
縉紳之祝頌也豈但爲今日之慶又不爲將來之張
本乎余與太守有一日之雅喜太安人之壽祉無涯
而未能一登堂以從諸公之後且愛秉儉於敬其親
者知所重也遂用書之以爲壽序

百伐奇勛詩序

百伐奇勛詩者吾蜀縉紳大夫士序巡撫都御史西
澗馬公宗大出師之績也其謂之百伐者所以著公
武畧未可枚數也蓋我 國家開基垂統仰荷
列聖相承仁涵義育蜀人不知其兵久矣比正德戊
辰歲大侵且征歛迫於時者恒無藝乃有赤子潢池
之警有司玩愒遂致猖獗攻城擄邑無少忌武畧之
不振殊甚疏聞 上軫念命刑部尚書洪公宣之總
制軍務起副都御史林公待用提督撫剿時劇盜藍
鄔之黨既熾而方四曹甫廖麻子復烏合蜂起南川
江津間尤張大之公以御史按治山西左遷真定推

東川集卷之五
官尋以才望擢四川按察僉事至則分兵督勦首率
兵敗之盜始畏遁繼分巡川東又追擊於大埡口先
後俘獲無筭已而元惡奔竄劫梁山欲據新寧公率
兵殲於陶溪既奔北擄掠寧羗之界公復縱兵擊於
清風嶺及歌陽寺廖麻子計窮殺曹甫乞招公弗許
飭兵必欲盡殄之盜遂竊渡驚背而西肆虐漢川薄
成都要臨江市假息以散巡撫高都御史信之公曰
剝民之廬以居賊乃賞盜也將以安民不反貽害乎
蜀盜乂未平 上從巡按御史之言罷洪歸 詔都
御史彭公濟物亟代尋高亦劾去公被擢僉都御史

代之遂借彭公協心從事未幾廖麻子授首又有渠
魁喻老人者挾數千人流大小巴山公設伏殪之而
厲兵更番戍東西阨塞用戮元惡於燒刀溪及平擢
副都御史踰時公鎮川北內江就撫之賊駱松祥者
復脅衆倡亂公令率兵誅戮撫散其黨遂寧豪猾阻
山肆惡脅三里之民梗化者四年公誅首惡撫綏其
衆盖公自僉憲晉陟都憲凡幾年皆著戎衣於營壘
間或伐其謀或陷其陣或伏於隘或追其奔或擣其
巢穴策勲不一而其體 國之忠誠蒞事之勤敏初
未嘗以艱危避故諸縉紳得於聞見者咸嘉尚既有

爲之傳者復形諸歌咏頌之多致成帙憲副郭君魯
瞻道渝屬余弁諸首古之稱賢哲者無事則用之於
禮義有事則用之於戰陣有文事者未始無武備也
公在蜀孜孜民事凡所以釐奸剗蠹激濁揚清以敷
惠於下者無不至兵之用蓋非得已者而公任之其
功焯焯如此豈但有文事焉者乎若詩之作蓋亦出
於人情之愛慕者得古人凱歌勞還率之意遂不辭
而書之於戲蜀人之戴公亦奚翅言辭之間哉

封太安人黃堂獻壽詩序

封太安人蘇氏贈刑部主事馬公之配今重慶太守

馬侯母也歲之四月三日適太安人設悅之辰春秋
蓋六十有四矣郡之縉紳大夫士喜侯母之迎養於
斯各賦詩歌至期稱觴祝頌郡判郭君用章爰爲軸
命善繪者圖於中而書之題曰黃堂獻壽屬余叙作
者之意於上方夫書稱五福以壽爲先而必曰攸好
德蓋德者得壽之本也余聞主事公元配朱氏無子
娶太安人而得二子曰良曰京三乳始生侯時嫡母
朱適生女不育主事公乃命太安人付侯俾乳哺以
慰其心而朱母推乾就濕拊畜顧腹者若已生侯幼
多疾旦夕保抱提携無不至故侯戀戀於懷不頃刻

東川集卷之五
違人雖欲代其勞侯固不欲而母亦不欲之代也尋
朱沒繼母崔又承命於主事公所以鞠育侯者亦無
不至而加慎焉太安人得有所託心即安之了不萌
形跡以生嫌故侯雖漸及幼惟知鞠之者爲母而不
知所生矣比長學成領鄉薦至登進士第猶未有語
之者以是登科錄止書二嫡母姓氏既侯痛二兄繼
沒崔無供養者上疏得迎養及家而崔又沒矣居憂
間太安人始語不親鞠育之故此服闋乃言於銓部
洎當軸諸公咸信之故事當下州里稽覈太宰劉世
衡曰即處二嫡母事亦當膺 恩典何以稽覈爲遂

蒙 恩加封太安人侯之心於是始暴白而無所歎
矣嘗觀母子之恩出於天性孰能間之顧有不出於
理之常者要不可以常處也若侯之鞠育於二嫡母
或太安人不能割愛畧有所嫌則緣情肆忌孰能爲
防况期成立以至褒大顯榮有如今日者乎即是而
論則二母全鞠育之恩以成嫡母之賢者皆由太安
人之德渾厚包涵人已一致非煦煦婦人之仁者綽
乎古蠡斯之風也諸縉紳大夫所以祝頌者其大旨
固在此余適赴留都不獲與列謹論次太安人之母
德以爲群王之引然豈但爲太安人壽哉將以厲於

世焉耳况侯莅官律已焯著聲績而太安人之壽當
無疆則將來之褒大顯榮又未可量也

賀金太守汝弼晉秩序

世有秉鈞弘化制勝運籌出入將相以進退百官安
天下者可以爲賢乎曰未也此士之顯達者耳窮居
野處刻意尚行舉一世之榮辱升沉視如電起漚滅
漠然不干於懷者可以爲賢乎曰未也此士之高尚
者耳高尚之士一偏一曲介然自守者類能爲之古
之人如君平之卜於市王烈之化於鄉伯休之逃於
醫是巴士之顯達雖其位尊其責重非賢不克任然

有幸會焉故田千秋以一言致相而霍票姚李蔡之
徒皆能以功名顯至於董賈則終其身不遇是豈皆
盡賢哉賢者之處世其養也厚其存也正其用也博
故進退委於時屈伸委於命顯晦委於順而在人者
不屑也然固有終不能違之者矣衛輝太守襄陵金
君汝弼舉進士爲考城令政尚惠愛民甚戴之然負
氣節侃侃不阿故進士之令於外者例陟內外臺否
亦不失爲郎署而君但晉同知鳳陽其所負者自若
也遂以考城之政施之而民尤誦焉又之轉衛輝衛
輝之人愛之者猶鳳陽也會守缺私相祝曰得公乃

幸已而果然則又相率舉手加額曰此 聖天子明見萬里吾民之福也於乎如君自筮仕踰二十年而後有專城之寄若屈而晦矣而感悅於民知遇於上乃如此其又有不屈而晦者存耶其固終不能違之者耶余同年友夏官邢時望冬官安行之爲余語且曰諸縉紳願一言爲賀余以爲發之遲可以知其守於已者固也用之顯可以知其信于人者深也若汝弼吾將見其名與位進而揚芳邁烈匹休於古之賢豪矣而提封千里曷足以久淹之耶守於初而變於今信于前而渝於後我未之聞也

青瑣馳 恩詩序

合陽趙君惟賢舉進士拜南京戶科給事中閱三年奏績最被 命進階徵仕郎贈父雲南府通判公爲承德郎仍舊秩前母朱母秦爲太安人蓋公所任品秩高也錦軸煥頒 龍章輝赫一時大夫士榮之咸爲詩歌諷頌惟賢爰集爲卷既謁少師西涯公題卷端曰青瑣馳 恩所以侈 聖恩之汪濊也復屬余序其事夫親之於子莫不欲其孝也而顯揚斯孝之大子之於親亦何獨不然蓋民彛物則非有所勉者顧不可必得若有莫之爲而爲者於其間於是而得

焉其榮益重矣諸縉紳大夫之嘉尚而形諸歌咏固
宜惟崇階慶澤雖不易致而恒歸積善之人故易曰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不可以力取倖得也公在家食
篤於教子不欲少違禮法惟賢始出就外傳當晝課
其所習夜則令誦曲禮小學一二章諄諄俗說開論
以涵養其心弘治初公任雲南路南州同知律身謹
慎應物寬恕故上官之莅治者恒論其賢以勵庶官
其小人則愛戴無間民夷也爰之以平龜山竹子菁
寇盜有功晉雲南府通判至則持心慎於路南不少
變而治績益見頌於人加博歲辛酉鑒於止足遂及

致仕優游田里又踰數年告終可謂善人君子非沒
溺於名利者矣母秦復克相之凡教其子者未嘗奪
於愛則以公之才行其刑於家者如此仕雖未顯以
究其用而慶澤之流乃有維賢克紹其志恭膺
恩命之賚遂其顯揚之願豈無所自邪歐陽文忠公
謂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觀於是信不誣也惟賢
居諫垣累建白有聲蓋不負其官者於戲
恩之所賚豈獨此哉

送禮部侍郎吳公 冊封序

今制親王郡王及妃當襲封者 上命有司卜日至

期 傳制遣文武大臣爲正使侍從即署官爲副使
持節冊授封蓋所以隆本支崇屏翰以敦親睦之典
也今年 益府應封禮部侍郎吳公承 命以行先
是余以公將別薄具速叙酒行半公曰子獨不以言
爲贈乎余方念叨與公同官將二十年所以資廉澤
之益者不少茲又同部凡所以共脩職業者咸資於
公不可一日違聞其言乃怫然曰公之去愧無力以
尼之而欲贈於我乎既而思公博學弘才志慮中正
而仕進恬然了無介於意者故爲宮允以陟學士南
京晉禮侍若甚有得焉惟恐叙遷於北部比至則惘

然若有所失其安於留都以適其清曠之懷甚矣今
之別余懼其優逸之念桑梓之興有奮焉不可奪也
亦安得嘿嘿而已乎惟天下之治固非一人所能成
而同心同德者則又非一時所易得也嘗觀唐之治
稱開元矣當時如姚如宋固名臣也而又有張曲江
者以風烈著如李元紘者以清節著若陸象先褚無
量韓休輩彬彬於其間又非一人宋之治稱慶曆矣
當時如韓范富歐固其著也而又有若杜祁公文潞
公晏元獻輩亦相頡頏者不可縷數在我 國朝重
熙累洽文治之興固未易言而名賢之輩出匹休前

烈要亦不可誣則古今之治何嘗不資於人而亦何嘗不資於同心同德者之衆多乎公歷事我 憲宗孝宗既久至我 皇上篤意舊學且以名行荐陟大僚將柄用焉則於 國家之治所賴於同心同德者之衆多亦不能憇然於中矣以不可憇然也則今之去豈宜謂有所假託而戀戀於桑梓乎義不可以長往名不貴於高尚余不佞所贈公者如此公亦盍思之尚無洗耳以余言爲溺而不可止也詰朝受命不宿於家遂叙以識別

送少方伯郭君進表赴京序

歲之 萬壽聖節天下五品以上諸司各具表

慶賀藩臬洎都司大僚各類齋及期以進所以著臣子祝頌之忱蓋時自古昔無弗然者君臣之義根於人心固不容已也今年恭臨 聖節吾蜀臬副使郭君魯瞻適轉叅政藩司遂奉表以行道出渝縉紳大夫榮而賀之屬余以言君始陟僉憲於蜀也時寇賊充斥人莫底寧至厘 九重西顧命將出師剿除而以大臣總督蓋非尋常嘯聚之比也君分總一道提兵其間申嚴號令信賞必罰殲厥渠魁而懷輯其脇從者已而轉副使遂奉 勅整兵經畧其地至則察

其弄兵之源發奸摘伏植仆鋤強患爲之備事爲之
處而於干法者一無所矜貸故深山窮谷之人咸有
所恃以安堵若謂來何莫矣有識之士計君資望恐
恐焉惟以遷擢不克終受福爲懼茲秩既轉而又不
出於蜀固民所慶幸者乃復榮行於民之情寧無缺
望乎惟蜀在西南萬里之外山川之險峻閭閻之困
苦民心之易動難安固人所槩知而亦有未盡信者
古之賢哲愛君憂國未有不以民爲心故不稅農器
名賢所重而四方異聞識治體者必欲奏上則君茲
往也覲

天頽於咫尺祝

萬壽以無疆固不易矣而於拜舞之餘民情幽隱出
於目擊耳聞有可裕民一分而非世所益者將一言
於所欲知者以少資 廟堂之議此固吾徒之心也
其尚益思民心注仰之義急遄其歸以慰籍之則於
體 國之誠庶不以遠方爲厭而鄙夷之乎幸母曰
母疾其驅

天子有召乃全蜀之幸也

送潼川知州梁君赴任序

吾重慶郡判西安梁君汝和權潼川知州濱行郡之

縉紳大夫士重其治行之良計無以借寇也屬余言
叙別令甲凡仕郡邑者自丞簿而上歷三年爲滿具
其績於州若府以達藩司奏於 朝下銓曹而課其
殿最又越三年亦如之決九年而三考然後黜陟加
焉其有未三考而獲陟者必治行卓異爲撫按都御
史洎監察御史所疏薦則非常格所能拘矣君起家
鄉進士歲辛未拜官吾重慶雖踰五年適庶務鞅掌
爲上官所留未課績銓曹乃有潼川之 命不一考
由郎官而躡躡大夫之秩其不爲榮乎蓋君明信謹
飭之士也始莅郡宅心仁恕不務苛刻以求集事要

以惠民爲主而職無不辨時寇霍方張 皇上命將
提兵盪滌而糧餉之轉輸征戎之調遣有非獨武弁
所能濟者率遴選州郡佐貳之才名穎出者任之君
實預焉而勞勩爲多比盜平得專理郡事則又勤敏
公惠騰頌口碑以是聲聞四達屢爲按治諸上官所
獎勵則是擢固足以勵人心而乎物論矣豈但爲君
之榮乎雖然世之通才固無不宜要其心之所操或
異則其聲績亦有大相逕庭者非盡以大小難易之
間其勢然也若君茲擢其所莅雖有大小而其政在
臨民殊無不同但於事則無不統耳以其無不統也

而責望於人者亦博非理一事守一職可退託者則君所以操其心者寧無所槩於中乎於戲君往矣名不可以虛立功不可以徒成吾見潼川之民將引領翹首需被君之休澤如吾重慶焉而君之所以慰其心者宜何如也

送別駕但君宗儒赴銓曹序

蒲圻但君宗儒推刑叙州未九年以脩職著稱擢倅吾重慶郡又三年建議者謂蜀寇盪除而所在郡邑猶多額外剩員疏請裁省宗儒遂循例赴銓曹改任濱行郡守饒侯文中偕同官輩計莫能留而又難於

別也屬余言叙行竊嘗酌民之言官之置有似少而猶以爲多者有似多而猶以爲少者要在其人焉耳吾蜀寇虐未平戎務鞅掌非一人所能幹濟者於此之時額外雖有剩員可也而人或以爲病今既底寧所司事有常務官有常職額外之員可省也而人又以爲不宜蓋官固多然得其人焉事無所廢而獲於上心存於公而獲於下則雖冗員人固謂少也否則或以爲病雖少亦多矣宗儒居叙州持心痛斥舞文苛察而莅事恒以端恪自勵故當時上官有以讞獄詳慎薦之者有以政事脩舉旌之者及倅吾郡不少

變於叙而政尤詳練比營造事重被簡委採取材木
尤能竭心思以爲民凡所以懲奸剷蠹者無遺力而
且躬履於深山叢薄如治家事故課其績恆異流輩
爲總督重臣所嘉勞若君者論建置雖在額外而人
不猶以爲少乎乃今以例去郡人聞之咸戚戚以不
獲願借懷歎而莫可如何况侯於君方敦協恭之誼
孜孜惠民尤不能憇然也固宜雖然用人者恆思得
賢以資治而君子之澤無不欲徧及於人如宗儒治
行銓曹正有待焉而思大任之者則望郡崇階由是
陟焉而君之澤豈但叙與吾郡所獨沾溉而已乎宗
儒往矣是侯之心又有所繫焉而亦不但繾綣於祖
帳之間也